

河北文藝叢書

通天橋

棗園會

(小歌劇)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書號 353 21,250字 25頁

31×43 32開 印張: 1 $\frac{1}{2}$

通天橋 棗園會

郝瑞福 草 叢 劉俊鵬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4年10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六分

1955年8月第二次印刷

3,001—6,000冊

T-4142

通天橋

鄉瑞福
草 叢

人 物：

郭端坤——互助組組長，四十來歲。

郭妻——四十來歲。

秀伶——郭女——十八九歲。

郝平閣——五十來歲。

郝妻——五十來歲。

大來——郝子。

老人——使賬的單幹戶。

侯三——經紀牙子。

羣衆

第 一 場

時 間：黎明。

地 點：在秀伶家裡。

（郭妻上）

郭 妻：（喊）秀伶！秀伶！（無人應）

（唱）喊叫秀伶無人答言，

父女倆去開會通宵沒回還。

互助組轉成社是大事一件，

這個事兒可不簡單。

父女倆全都是積極分子，

為大夥挺熱情帶頭向前，

一個是多年的互助組長，
一個是年青的好組員。
要找模範家庭，得把我們選，
想起來這光景蜜一樣甜！

這些天又有喜事一件，
俺秀伶找了個對象叫大來，是個好青年。

（白）大來那孩子，說起來那裡都好，就有一點，像個兒馬蛋子，不如意的時候愛發個小脾氣。

哼！別看有點小脾氣，俺閨女還是受不了氣。

（唱）秀伶是青年團的小組長，
大來是，在她那組裡的一個團員。

俺秀伶——筐裡買瓜會挑揀，
選了個好女婿母親也心寬。

沒過門的小兩口互敬互愛，
工作呀學習呀真像一綫牽。

秀伶要說：我們愛國多增產，

大來就說：一定爭取豐收年。

大來要說：我要在青年中做個模範，

可秀伶就說了：我和你來挑戰看誰佔先。

（白）看俺這家人怎麼樣？

（唱）說工作論生產誰也不能挑眼，

（白）有人要問：你們家的姑娘、她爹、外掛着
沒過門的小女婿都那麼好，你怎麼樣啊？我說；
我也不賴，

(唱)我除了燒水、做飯、餵豬、餵鴨，把父女照顧的周到，抽空我還去上識字班！

我正在歡歡喜喜獨自叨唸，

郝 妻：(上、接唱)

我是隔壁郝大娘——太來的母親來到這邊。

(白)親家母，你起的早啊！

郭 妻：哪是起的早，一夜沒睡啊，你也沒睡好吧！

郝 妻：人家在外邊開會，咱怎麼能睡得着呀。

郭 妻：咱這兩家人可真稱得起門當戶對呀！倆老的倆少的四個開會迷。

郝 妻：(不樂)唉，門當戶對，俺那家可沒你這家過的順心呀！

(唱)俺那父子倆可不如你那父女倆。

他們整天吵嘴胡磨牙，

這個說往南，那個準往北，

老的要種豆，小的定說要種瓜。

郭 妻：(安慰地)咦，咱莊戶人過日子，誰家沒個七長八短的，不說不吵不熱鬧啊！

郝 妻：也許咱天生就是這個懊糟命，(轉)哎，你知道人家開的什麼會嗎？

郭 妻：聽俺秀伶說是討論生產計劃，把互助組變成那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郝 妻：我家那老東西什麼都不告我說。

郭 妻：等他回來，按到炕上，照屁股蛋子上狠狠地揍他兩笤帚疙瘩，像三娘教子一樣。

郝妻：看你，老來老去的後半輩，倒學俏了，還開個玩笑。

郭妻：坐坐吧，大清早，怪冷的，烤烤火。

郝妻：不啦，人家快回來啦，咱得回去伺候去。

郭妻：不坐也罷，我也去給人家準備準備，都是有功之臣！

（郝妻下，郭妻收拾桌子）

（唱）我把那開水飯菜準備齊全，

打整他父女們心裡喜歡。

進家來先喝兩碗白開水，

消乏解渴又能擋寒。

再用蔥花香油炒上兩個雞蛋，

讓爺倆把早飯吃個香甜。（下）

（大來、秀伶一前一後上場）

大來：（唱）我郝大來，

秀伶：我郭秀伶，

大來：（合）昨晚去開會，

秀伶：關了個大天明。

秀伶：大天明，不覺睏來不覺累，

都因為，互助組要轉合作社，正對我心情。

大來：進步的人兒心中高興，

想不開的人們腦袋疼。

秀伶：（白）大來哥，先到我家待一會吧！

大來：回去，找我爹去！

秀伶：到家又得吵起來，

大 來：他不願走社會主義的道路，應當跟他鬥爭！

秀 伶：鬥爭也得講個方式呀！

大 來：爺兒倆還講什麼方式！

秀 伶：吵嘴不是個好辦法，你在會上吵了一夜，也沒吵出個子丑寅卯來啊！

大 來：那是大家的火力不足。

秀 伶：小脾氣又來了，再要這樣，我提到團小組會上批評你。

大 來：又用小組長來……

秀 伶：我不是你的小組長嗎？是你也舉手贊成的呀！

（來不語）

秀 伶：（親切地）大來哥，別在街上喝這西北風啦，走，到我家吃飯去！

（來不動）

秀 伶：（拉來）快走，到家讓娘給咱弄點好菜，蔥花炒雞蛋，咱倆飽吃一頓，你也消消氣。

大 來：不。

秀 伶：快走吧，看我爹來了。

郭端坤：（說着上）大來，不要回家，到我這來。

秀 伶：走。

（三人繞場，作進門狀）

秀 伶：娘！

郭 妻：（上）你們怎麼整開了一夜會呀！

秀 伶：娘，飯做好了嗎？

郭 妻：沒有，開了一夜會還沒開飽？

秀 伶：娘喚我，準是做好了。

郭 妻：怪不得要反對你們「五多」六少的，我看這回不光反對多，先得反對開會太長呀！反對成夜開！

郭端坤：你呀，你知道這個會多要緊呀？

郭 妻：要緊！要緊！那次開會你不說要緊呀？我看都沒吃飯要緊。

秀 伶：娘，就算吃飯要緊，咱先辦你這要緊事吧，吃了這要緊的飯，再去開不要緊的會去！

郭 妻：行啦，行啦，我算說不過你們爺倆。還是先吃我這不要緊的飯，吃飽了再去開你們那要緊的會吧！

秀 伶：娘，你真好，比俺郝大伯還進步哩！（看大來一眼）

郭 妻：別誇我啦，不說我好，也叫你們吃飯！

秀 伶：娘，什麼飯啊？炒幾個雞蛋吧！

郭 妻：沒雞蛋啦，吃完啦。

秀 伶：有，我餵的小雞，下多少蛋我還不知道！（去拿雞蛋）

郭 妻：有功之臣，早就給你們炒好了。

秀 伶：我知道娘今天準給我們做好菜吃！娘，炒了幾個呀？

郭 妻：四個。

秀 伶：那可夠誰吃了？我得吃十四個！

郭 妻：好，炒了光給你吃，讓你大來哥看着！

（母女拿雞蛋下）

大 來：唉！

郭端坤：大來，你怎麼長吁短嘆的？

大 來：俺大孀多疼秀伶啊！咱兩家都是三口人，就不是一樣味兒！

郭端坤：這一點你也得跟秀伶學習學習。拉着媽媽往前走。

大 來：反正都是爹不如娘好！

郭端坤：我不信那個，你去問秀伶，~~看她說我好，還是說她娘好？~~

大 來：我問過，

郭端坤：她說什麼？

大 來：她說……

郭端坤：她也說娘好爹不好？

大 來：不，她說都好！

幕外聲：「端坤，在屋裡嗎？」「在哪！」

（郝平閣說着上，秀伶跟進來）

郝平閣：（見大來）你來幹什麼？

郭端坤：嘿嘿，怎麼，不讓大來到我這來？論街坊，他是我的好侄子，眼看就是我家好門婿啦，今天晚上開過了合作社成立大會，他就是我郭端坤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分子、骨幹社員了！他不來誰來？

秀 伶：大伯，別生大來哥的氣啦，我們剛才還批評了他一頓呢！（郭妻上）

郭 妻：她大伯，怎麼鬍子都要白了還跟孩子們生氣呢！

郝平閣：不是我跟人家生氣，人家是積極分子，看着咱這老頭子不順眼！唉，不說這些啦，端坤，我是來找你的。

大來：我看你找誰也轉不過彎來。

郝平閣：好好，我走行不行，我不能叫你氣死我！（欲下）

郭妻：（攔住）你，真是越老越上年紀，怎麼跟孩子一樣呀！給我坐下待會。（推郝坐下）

秀伶：大來哥，走，咱到西屋去。（拉來下）

郭妻：她大伯，我給你盛飯去吧！

郝平閣：別管我，先讓你那好女婿吃吧！

郭妻：（笑着說）她大伯，你別拿話斥打我，我在人家閨女爹眼裡，也像你在咱大來眼裡一樣，是個落後分子。

郝平閣：哈哈，可不是，咱是一流。（郭妻下）

郝平閣：端坤，我問你一件事？

郭端坤：好，咱老哥倆慢慢扯扯吧！

郝平閣：咱們這互助組搞的好好的，咱們還是「豐產組」，到底為什麼非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行呢？

郭端坤：我在會上不是說過啦，正因為咱互助組搞的好，才得轉社咧！

郝平閣：那為什麼？自從成立了互助組，咱家家都過得這麼好了！

郭端坤：過好啦？

郝平閭：不是嗎？身上有衣穿，囤裡有餘糧，還不算好？

郭端坤：那是因為你往後看，拿今天跟過去的苦日子來比，是過好了，好得多了。可是，你要往前看看，拿今天跟明天比比。（指給郝看）

（唱）平閭老哥你往前看，
更好的日子還在前邊，
幸福遠景光輝燦爛，
轉成了合作社才能大步向前。

（白）你說，咱能停在這裡不動嗎？

郝平閭：我說不轉社，咱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，翻身後這幾年已經扎下富根啦！

郭端坤：你那點富根扎的太淺了，地皮上的水根不牢靠啊！

郝平閭：怎麼不牢靠？天塌了我也不怕啦。我看入到社裡才不牢靠哩。哎，端坤，這些話在會上都不好出口呀！我問你：入社後，挖渠的事兒，不拿本錢行不行？憑空叫我掏腰包我可不幹！

郭端坤：哎，入社是自願的，投資也是自願的嗎！愛多拿多拿，愛少拿少拿，不願拿不拿。

郝平閭：那麼說，要是不動我的家底，就……

大來：（闖進來，郭妻、秀伶也上）這是什麼話，人家都拿我們不拿，留着那麼多糧食幹什麼呀？留着它爭產奪地放高利貸剝削人哪！

秀伶：（制止的）你這是幹什麼呀！

郭端坤：大來！

郭 妻：大來，人家笑話呀！

郝平閣：好，大來，我這一輩子有你教訓我也就值啦！

（決然地）由你辦吧，我跟你分家！分家！你那份愛入那入那，我那份你一根柴草也不能動！

大 來：分就分，反正咱爺兒倆走到兩條道上啦！

郝平閣：端坤，這社麼，我堅決不入了。（大怒而下）

郭 妻：大來，這樣跟爹鬧，就沒人情了！

郭端坤：別怪大來，這老頭子日子過好了點，思想變了，忘了本，要往歪道上走。大來，光鬧氣不是辦法，我們要想辦法把他拉回來！

大 來：還能拉回他來嗎？

郭端坤：那就看我們的工作了！

大 來：現在怎麼辦呢？依我說別為我一家，別為他一個人，影響咱成立社。

郭端坤：一個人？要真只是他一個人那也就好辦了！

（幕閉）

第 二 場

時 間：當天的晚上。

地 點：郝平閣的家院。

（郝平閣滿腹心事地上場唱）

人過五十白髮生，
大寒節過又到年終，
多半輩子忙忙碌碌糊塗夢，
苦把苦掖的沒黑沒明。

就像掉在萬丈深的枯水井，
誰知道月多圓哪朵花兒紅。
想不到後半輩趕走了窮苦命，
解放後爬出枯井日子向上昇。
這幾年雖說過上了好光景，
還是得苦賣力氣腰酸胳膊疼。
要想着不受累家業興盛，
死靠着賣力氣，那算不行。
郝平閣我為這事兒心神不定，
常躺在床上盤算到三更。
前幾天小侯三他來把我找，
他言說，有餘糧放在家是糊塗蟲。
花言巧語把我勸，
要我放出餘糧把利生。
細思量這倒是生財之路，
可就是放賬戶名聲難聽。
他又說放賬事名由他頂，
我只管得利錢撒手放鷹！
可就是事情偏不從人願，
互助組轉成社鬧的我頭發懵。
轉了社萬事就不能由己，
我的算盤就要水裡扔。
再說，
土地入了股叫人放心不下，
日久天長還怎能分的清。

勁頭大小都得一齊向前走，

誰要走快了都不行。

我這裡正在心神不定，

侯 三：（叨着煙捲上）

（接唱）我急急忙忙溜進郝家門庭。

（數快板）

我叫侯三兒，

不愛幹活，光愛喝酒吸煙捲兒；

壞的不願要，

頂次也是恒大牌兒。

對勁還來盒白砲台兒。

我經紀牙子帶跑合兒，

中間抽個小利錢兒。

老鼠生來會打洞，

我侯三，

專會做各樣的投機小買賣兒。

自從共產黨領導人民翻了身，

我這個買賣做的不自在，人人見了要瞪我兩白眼兒。

如今又要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

越來就越是不得勁兒。

郝老頭今年糧食打了十來石兒，

看樣子他是想着發個小財兒。

我侯三兒，

就是有這個眼裡見兒，

我一把抓住了這條錢兒，
 他想發小財兒，
 這個油水兒我也要關一點兒。（走向郝）
 （白）大爺！就你一個人在家呀？

郝平閣：侯三啊！

侯三：啊！大爺！是我，那個事你想好了沒有？

郝平閣：別大聲吵嚷。

侯三：（點頭諾諾）是！是！是！

郝平閣：我想好了。

侯三：怎麼說？

郝平閣：我沒糧食向外放。

侯三：怎麼！不放？（一轉）噢！大爺真會說笑話，我又不缺吃的，怎麼還瞞着我？大爺啊！

（數板）

這樁買賣真不錯，

袖裡衣襟下邊過，

手拿把攥雙保險，

六七三三真不薄。

一粗二細秋五斗，

比你入社強的多。

（白）這真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呀！大爺要是錯過了這個村，可就找不着這個店了，你是個會打算的人，可別錯過這個好茬口。

郝平閣：（猶豫）真說不了嗎？

侯三：他立着莊戶，躺着地土，咱還有甚麼可怕的？

郝平閣：你是不知道，我是想蓋起這配房來，好給大來過事呀！

侯 三：那更得這樣辦了。這就叫「出去是土牆，回來是磚房」！

郝平閣：好！你再讓我好好合計合計。

侯 三：（催郝）不行啦，大爺。這年頭，誰要不是催命緊事還使賬啊？

郝平閣：（思索地）……

侯 三：（掏出紙煙）來一支，大爺，大前門。

郝平閣：不抽那玩藝（裝旱煙）。

侯 三：別二思啦（給郝點煙）！

郝平閣：（狠狠吸一口煙）依着你啦！

侯 三：好！大爺還是個爽快人。弄幾石？

郝平閣：幾石？八斗！

侯 三：哪，太少，不像回事兒。

郝平閣：你說多少？

侯 三：少說着也得弄三石四石的。

郝平閣：不行！不行！你不讓我一家子吃飯了怎的！把嗓子堵起來放賬去！

侯 三：你說的，孫悟空有多少根毛我都知道，我還摸不着大爺的底兒？今年你們這個豐產組頂次的也稱（念趁）個十幾二十石的。

郝平閣：沒的事兒，一石五怎麼樣？

侯 三：少了咱何必担這個放賬的名呢？過日子沒個狠勁兒還能發財？再不能少了，三石。一回是一回

的。

郝平閣：不行，你別一下把我給抖擻乾呀！

侯三：哈！放長綫，下大鉤，才能釣大魚呀！行啦！就這麼着吧！什麼時候過呀！

郝平閣：等那天晚上大來不在家的時候吧！

侯三：大來小叔叔那天晚上不在外面呀，今天吧！今天晚上。（郝妻從屋裡出來）

郝妻：今天晚上幹什麼呀？侯三。

侯三：（機靈地）小李莊唱大戲啦，河北梆子腔，我想叫大爺看戲去。你也去吧，大奶奶。

郝妻：我怎麼沒聽說呀？

侯三：（支吾）看，我是來借筐的，就啦起閒篇來了。筐沒使着吧大爺？

郝平閣：（無可奈何地）沒有。

侯三：在那啊（尋找）！有錢不置啞叭物，就在這兒，不說話。（拿筐下）

郝妻：侯三這幾天老向咱家跑什麼？

郝平閣：別那麼愛打聽事，到時候再告訴你說。

郝妻：（懷疑地）什麼鬼怪離種事兒，你不知道他？人性不行，招惹他可沒好事兒。

郝平閣：（試探）聽說現在又有使糧放賬的啦，利錢還是不小。

郝妻：多厚的利錢咱也不去放賬，那是斷子絕孫的缺德事。

郝平閣：什麼叫斷子絕孫？反正誰過好了誰享福。誰沒能